

三朵鲜花

目录

(1)	1
(2)	5
(3)	10
(4)	15
(5)	20
(6)	23
(7)	26
(8)	31
(9)	36
(10)	40

(1)

经过了复杂纷繁的准备，毓秀给抟鹏和烛明发出了信号。

烛明来到学校门口，几分钟后，毓秀如约而至。

“来一朵。”烛明说，同时拿出准备好的三朵花。毓秀选择了那朵洋桔梗。

过了一会儿，抟鹏也来了。

“来一朵”，烛明说。抟鹏选择了那朵洋牡丹。

烛明选择了剩下的一朵芍药。

花的香气，清风，下午的太阳，让毓秀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不一会儿，他们坐上了前往大剧院的地铁。

终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又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们三个选定了一家不错的餐馆吃饭。

这是一家有氛围感和仪式感的餐厅，三个人在里面拍了好多照片。

“您好，加个关注可以选一个小礼品。”

“那加三个是不是可以选择三个。”烛明问。

“是的。”

于是毓秀获得了三件礼品。

距离音乐会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三个决定先去印象济南转转，在印象济南，他们听了萨克斯，买了五元小物件，而且又买了几朵花。时间到了，他们动身前往大剧院。

这里即将开始的，是名为魔鬼的颤音的音乐会。

三个人快乐的走在路上，只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三个人走进了一栋正在装修的建筑迷了路。没办法，只能动用法力了。毓秀三人一把上到楼顶，然后烛明大手一挥用法力搭建起一个滑道，然后三个人成功的经由滑道到达了大剧院门口。

演奏开始了，悠扬的乐曲让人格外舒畅。

然而在这和谐的乐曲中，烛明听到了不和谐的雷声。

“你们听到了吗？”烛明问。

“是雷声吗？”毓秀说。

“是雷声，看来要变天了。”抟鹏说。

“既然这样，我将借演奏家提琴一用。”

烛明把法力传输到演奏家的提琴上。

此时乐曲正好进入高潮，在法力的加持下，演奏家演奏的更加卖力，法力借由乐声得以遍布天地，进而对抗异常天气。

此时的济南气象台还在紧紧的盯着天空，因为中央发布了济南雷暴预警，但半个小时过去了，雷暴还没有到来。

让我们回到魔鬼的颤音现场。演奏家罗伯特在演奏完预定曲目之后，又加奏了两首曲子，直接把音乐会推向高潮。

音乐会结束了，毓秀抟鹏烛明缓缓走出了大剧院。此时的夜晚晴空万里，压根不像有雷暴要来的意思。

他们三个开心的走在大路上，黑夜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喜悦，啊！这真是一个酣畅淋漓的夜晚。

而正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烛明和抟鹏立刻把毓秀挡在身后。

“哈哈哈，伟大的烛明上仙，以及……抟鹏将军……”

“你是谁！”烛明恶狠狠的说。

“我是谁不重要，但伟大的上仙和将军，我想知道，你们对你们身后这个女孩到底有多少了解，她身上的秘密，你们又知道多少？”

“我只知道，如果毓秀要外出闯荡，我会助他一臂之力，如果她需要一处归宿，我随时欢迎她回来。”烛明说。

“我们！”烛明和抟鹏齐声说，“将保护毓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

听闻抟鹏和烛明这么说，黑影捂着脸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笑话！”黑影说，“既然你们执迷不悟，就让我带你们去揭示毓秀神女的过去吧。”说罢，黑影消失了。

烛明见状，立马上去追，可是突然，黑夜变成了白天，剧院变成了城镇，天空中洋溢着惹眼的黄色。

烛明立刻原地站住，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

“这里是唐山。”抟鹏说。

“唐山？”烛明说。

“对，我的哪一世就是在这里。”

“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吗？”毓秀说。

“你都不知道这里？我就知道那家伙在胡说八道。”烛明说。

“小心快蹲下！”抟鹏喊到。

烛明三人立刻原地蹲下。

接着，大地开始疯狂震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座城镇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是唐山大地震的现场。”抟鹏说。

刷的一下，白天又变成了黑夜，废墟变成了江边。

“他又想搞什么名堂？”烛明说。

“这里是长江。”抟鹏说。

“莫非……”话还没说完，毓秀就拽着他们两个远离了岸边，果然，不久之后，洪水就爆发了。

然后，黑夜又变成了白天，江边又变成了城市。

“这里是胶州。”烛明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抟鹏问。

“这里的气息，像是非典。”烛明说。

“非典？！”抟鹏和毓秀震惊的说。

“哈哈哈”，黑影的声音再次出现，“伟大的烛明上仙和抟鹏将军，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有话直说！”烛明大喊。

“你们所看到的一切，哪一个不含有和毓秀神女的法力相似的气息呢？”

“你个嘚儿，少说废话！”抟鹏喊到。

“毓秀神女诞生自人类的灾难，现在却被你们视为珍宝，岂不讽刺。”

“哦？那你可忽视了一个细节，现在这些地方可没有了那些气息。”

“烛明上仙此言何意？”

“你个白痴。灾难带给人类痛苦，但人类正是在灾难的磨砺之下才变成了现在这般坚强的模样。所以说……”烛明大手一挥，白天再次变成黑夜，场景回到了剧院，“应该说毓秀神女诞生自人类对抗灾难的历史进程中。”

黑影无法藏匿自己了。

“你！”

“又不是只有你会这种幻术！”烛明说罢，直接顶了上去，把黑影顶飞数十米。

许久，黑影才站了起来。

“告诉我们你的身份！”烛明厉声说。

“哼！我们会再见的。”说罢，黑影一甩衣服消失了。

“杂碎！最好别让我再看到你！”烛明恶狠狠的说。

收拾完黑影的事情，毓秀、抟鹏、烛明三人坐上了最后一班地铁。

“谢谢你们！”毓秀说。

“谢啥，都是自己人。”烛明说。

“就是，都是自己人。”抟鹏也说。

“不过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毓秀问。

“反正肯定不是好人。”烛明说。

“咱们是不是得准备个预案什么的？”抟鹏说。

“什么时候抟鹏将军也要准备预案了。”烛明笑着说。

“嗨嗨，我也是会变的。”抟鹏也笑着说。

(3)

最后一班地铁人也是很多的。即便是化险为夷，那个黑影的身份依旧是未解之谜。

“你们说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人？”毓秀说。

“按他的法力所透露出的气息来看，不像正神。”烛明说。

“不是正神？”抟鹏说，“那难道是其它凡圣？”

“也不是。”烛明想了想，“倒是像民仙。”

“民仙？”毓秀和抟鹏惊异道。

“对，像是来自晋地。”

“晋地？山西吗？”毓秀问。

“对，我认识两个晋地的民仙，按那个黑影的法力来看像是来自于晋地。”
烛明说。

说着说着，地铁停下了，所有人都觉得是到站了，都准备下车，直到过了一会儿，车门还没开，人们纷纷抬头看去，车并没到站，于是人们纷纷开始焦急起来。

烛明见状，一脚踹开了驾驶室的门冲了进去，看到那个黑影把驾驶员打晕过去，烛明一把将驾驶舱大门关闭，和黑影扭打在一起。

“你到底是谁！”烛明喊到。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黑影大喊，随即一把把烛明推开，“那我就告诉你，我是上古之神龙息。”

“你为什么要找我们的麻烦！”

“你们之前毁掉了我们的神树，作为上古时期最后的神，我必须让你们付出代价。”

“既然这样，看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

说罢，烛明再次和龙息打了起来。

在门外的毓秀和抟鹏见烛明还没出来，开始动用法力驱使列车行进。

龙息见列车重新发动了起来，意识到以一敌三如同螳臂当车，一挥袖子消失了。

烛明把被打晕的两个驾驶员叫醒后，列车重新正常行驶起来。

下车后，三个人开始讨论起龙息来。

“你是说他自称上古之神？”毓秀说。

“对。”烛明说。

“看来我把那扭转时空的大树给毁掉做的很对。”抟鹏说。

“那是当然，但我感觉有很多疑点。”

“什么疑点？”毓秀问。

“我可以非常确定，他的法力属于晋地民仙，但他却自称上古之神。”

“这么说来确实可疑。对了，你不是认识晋地的民仙吗，找他们问问怎

么样？”毓秀说。

“好主意。待我今晚回去，就给太原将军和吕梁尊者千里传音。”

晚上睡觉前，烛明和太原将军千里传音了一番。

“龙息？没听说过我的地盘上有个见龙息的。”太原将军说。

“您都不知道龙息的事情？”烛明问。

“不清楚，自从阿弥陀佛杀害了吕梁尊者以后，晋地诸神都已经被我消灭，一个不留。没听说有一个叫龙息的神仙。”

“疑点又多了起来。”

这段对话后，烛明开始翻阅手头上的资料，一连翻了四天都没有进展，就在烛明一筹莫展之际，毓秀给烛明发来了消息：“今天下午去宽厚里吧。”

两个人坐上车去到了宽厚里。

这是一个静谧的下午，天不算冷，也不算热，他们两个漫步在步行街，

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都出来了就先别查资料了。”毓秀说。

“说的也对。”烛明合上了手中的书塞进了兜里，“这么好的一个下午怎么能被这些琐事给打扰。”

他们两个悠闲地走在宽厚里的大街上，殊不知已经进入了龙息制造的幻境，在幻境里，烛明把一个送扇子的庸俗的搞促销的当成那上古之神给打了。

毓秀紧急把烛明拉出了幻境，然后两个人去追击龙息，一直追到解放阁。

“你跑不了了！”烛明说。

“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已经进了另一个幻境吗？”龙息说罢便消失了。

“小小幻境，也敢班门弄斧。”太原将军的声音传来，随后幻境消失了。

(4)

“感谢将军出手相助。”烛明说。

“不必道谢，本将军也想亲眼见识见识是哪路神仙能拥有来自晋地的法力。”

“是你。”龙息的声音从一个角落传了出来。

“果然是你。”将军转过头去。

“嗯？你们认识？”烛明说。

“当然”，龙息说，“我当然认识他，我曾是那么深爱着一个女子，结果就是这个人，亲手杀死了她。”

“我也记得”，太原将军说，“那个女子已经入魔，理当死去，你却执意要将她复活，进而触犯天条。你难道忘了，吕梁尊者为了救你一命，被阿弥陀佛杀死！”

“你和我又有什么区别，你也是一个刽子手，为了给吕梁尊者报仇，不

惜屠杀晋地诸神，一个不留。”

“还留着，你的法力难道不是窃取自晋地神仙吗？”

“哈哈哈，那我们就是一路人，我们都一样，哈哈哈。”

“不一样。”太原将军说。

“哦？哪里不一样？”

“你们上古之神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本心，你也罢，共工也罢，都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甚至种下浑天之树，不顾这代人的福祉妄图卷土重来。”

“得了吧，你就愿意退位吗？”

“那位抟鹏将军可是愿意的。”

“好，既然我说不过你，那就让我打到你投降为止吧！”

说罢，龙息冲了上去，把太原将军顶飞数米。

“将军！”烛明喊到。

“别过来。”说罢，太原将军变出一支红缨枪，上去把龙息挑飞十多米。

龙息也不甘示弱，变出两把子午鸳鸯钺上步近身进攻。

将军见状，收缩枪尖长兵短用，和龙息交手，直到拉开距离后，将军再度以长打短，打的龙息节节败退。最后将军一记盖把，将龙息打倒在地。

“果然啊，我已经老成这样了，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你确实回不到以前了。”太原将军说。

“既然这样，就让世界在我的阴影中毁灭吧！”龙息说到，他的声音慢慢变得狰狞。

龙息的肉体消散了，随即太阳的光芒被不知名的烟雾给彻底遮盖，日间变得如同黑夜。

“他干了什么？”烛明说。

“他把太阳给挡住了。”毓秀说。

“如果没有太阳，不出一年，整个人间就会生灵涂炭，你们应该能料想到吧。”太原将军说。

“既然这样，让我们再度开发天光吧。”毓秀对烛明说。

“好！”烛明说。

烛明从黑虎泉汲取法力交给毓秀，毓秀聚合法力，团成一个光球，然后往天上一推，光球击中烟雾后爆裂开来，把烟雾彻底打散。

日光再度照向大地，一场危机被化解。

危机解除后，毓秀和烛明请太原将军喝奶茶。

“人间的茶，就是不一样啊。”将军说。

“我们也会做”，毓秀和烛明说，“要不写个配方给您。”

“多谢毓秀神女烛明上仙，我会把这好东西带到晋地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人都尝尝的。”

毓秀和烛明送别了太原将军，然后坐车离开了解放阁一带。

(5)

烛明和毓秀离开解放阁一带后，两个人前往八里庄买了一些水果，恰好赶上农贸市场关门，他们趁着关门前最后一分钟离开了市场。接着他们去赶地铁，又恰好赶上了地铁关门，于是他们又趁着关门前最后十秒上了地铁。真是衔接紧密的一番旅程啊，但凡晚一步，这趟行程就要被延后。

龙息的事情解决了之后，济南安静了许多，没有了上古诸神，没有了上古神树，济南的泉水也是彻底的回归了常态，济南城也算是让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给彻彻底底的给安安稳稳了下来了。

清明到了，毓秀和小伙伴出去玩了，抟鹏和同学上了泰山，留下烛明一个人在房车里打坐。

烛明气定神闲，苒婷的意识得以与烛明接通。

在意识的空间里，吕梁尊者得以从苒婷的肉体中分离出来。

“欢迎二位的到来。”烛明睁开眼睛。

“烛明啊，你很奇怪。”吕梁尊者说。

“尊者何出此言？”烛明问。

“你看你笑着，却眉头紧皱，属实奇怪。”尊者回到。

“你有心事。”苒婷说。

“实不相瞒，我确实有心事。”烛明说。

“是不是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离开了，你感到无聊？”吕梁尊者说。

“不止。”烛明说。

“你在害怕？”苒婷问。

“对，我在害怕，我害怕我们三个因为我的一时冲动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烛明说。

“这就是你说过的分离焦虑吗？”吕梁尊者问苒婷。

“是的。”苒婷对尊者说。

“我深知”，烛明继续开口，“我深知约束和誓言留不住人，真正能留住人的是放手。我也深知自己的角色应该是，他们想走，我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想回，我随时张开双臂。但当分离焦虑如潮水般袭来的时候，我依然难以处理。我非常害怕再度因为我的一时冲动，我们三盏灯会像诸位凡圣一样分崩离析。”

“我们看出来了。”苒婷和吕梁尊者说。

“我希望我们永远能够像现在这般热情似火的环游世界。”烛明说。

“说实话，这有点难，人生就是各种人去去来来，最后只留下自己。”

“我知道”，烛明说，“我知道这概率很小，但至少现在，它依然可能，我愿意为这很小的概率去坚持，因为我难得遇到这么好两个人。”

“对的”，苒婷说，“享受当下就好，当下是永久的，以前改变不了，未来预支不了，唯独当下，遇到了就珍惜相处，一切顺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苒婷说完，烛明紧皱的眉头放松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然后说：“谢谢你们，我感到好多了。”

“就是嘛，这才是我们的烛明上仙”，吕梁尊者说，“有机会我们再去菩提的老家大战几百回合。”

“打架的事情以后有的是机会”，烛明说，“现在我要去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再见了，二位。”

说罢，烛明睁开眼睛，意识的联系就此断裂。

(6)

说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与其说那是一件事情，倒不如说是烛明排解孤独的途径。烛明一向不能忍受孤独，以前有诸位凡圣，凡圣分崩离析之后，烛明熬过了最难熬的时光，结识了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但现在，毓秀神女离开了，抟鹏将军也出去玩了，烛明上仙又要独自面对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了。

实不相瞒，烛明从未妥善处理过孤独，无论是之前，还是现在。而现在，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一个关于未来的计划，他渴望这个未来的计划能够缓解他内心的孤独，至少是在孤独的当下让自己有个盼头。

他给毓秀千里传音，洋洋洒洒的开始长篇大论。而听闻烛明的诉说，毓秀没有反感，虽然有些不耐烦，但是更多的，她感受到了烛明想与自己

和抟鹏度过更多时间的殷切希望。于是她没有打断烛明长篇大论的演讲，反而是和烛明一起探讨起这个计划的合理性。

过了许久，烛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虽然很美好，但是起源的如此荒谬，并且认识到自己刚才的言语是多么的冲动，于是冷静了一会儿后，他用手机给毓秀发消息，希望毓秀能够宽恕自己刚才的无理。而此时的毓秀正在和小伙伴们游玩，没有看到消息。

烛明焦急的等待着毓秀的回应，慢慢的，他回想起了刚才和吕梁尊者，和苒婷谈到的话题，仿佛三盏灯马上就要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于是烛明开始打坐，强忍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时间慢慢的从指尖划过，过了不知道多久，毓秀终于回复了消息，她表示自己感受到了烛明的殷切希望，并且谅解了烛明的冲动。

经过了这么一件事情，烛明彻底的冷静了下来。他明白了三盏灯的团结，是以前诸位凡圣所不能比拟的，他也意识到，他根本无需担心他们三个会重蹈诸位凡圣的覆辙。

论年龄，烛明最大，论资历，烛明最丰富，但论内心，烛明最脆弱，一场孤独就可以击垮他。但好在现在，毓秀接住了他，就像两只大手托住了正在坠落的婴儿，及时而且有效。

“啊——”烛明长舒了一口，他想到了一个理论，那就是良好的关系，应该是由强者容纳弱者的情绪，只不过无论是毓秀神女，还是抟鹏将军，亦或是烛明上仙，没有一个是弱者，他们三个相互接纳了彼此的痛苦，又把共同的笑容互相分享。

这是多么好的一段故事啊，这是多么悦耳与动听的一段故事啊。没有什么虚无缥缈的幻想，亦没有什么悲痛欲绝的哭嚎，有的只是三个人互相支持的佳话。

此时的烛明上仙已经开始奋笔疾书，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夜已经深了，虽然看不清天上的星星，但这必然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因为烛明和抟鹏终将要让毓秀不再惧怕她所接触的任何人。

“明天见。”

(7)

次日，抟鹏归来了。

抟鹏洋洋洒洒的诉说着自己在泰山的经历和见闻。烛明拿出他珍藏已久的宝山蓝莓，和抟鹏边吃边聊。

“泰山确实是座好山”，抟鹏说，“除了太高没什么别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泰山的真气。”烛明笑着说。

“快别说了，真气一点儿没感受到，邪气倒是感受到不少。”

“此话怎讲？”

“我从泰山下山之后，总是担心这担心那，一会儿担心东西掉了，一会儿又担心东西被偷。”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这不是我想多了，这是客观存在的感觉。”

“既然这样”，烛明说，“虽然我没去过泰山，但类似的法术我还是会一点儿的，让我给你驱驱邪吧。”

“来来来。”

说罢，抟鹏便放松的仰着头坐在了椅子上，烛明把法力聚集到手指上，然后在抟鹏的头上反复摩挲。

“舒服。”抟鹏发出了舒服的声音。

不一会儿，驱邪仪式结束了，抟鹏睁开了他的眼睛。

“老灯的法术就是好，让我有一种饿了的感觉。”

“那去吃饭吧。”烛明说。

他们去到了学校的食堂，奈何现在是清明，没有任何一个窗口上班，于是他们又前往了一家包子客。

要不就说烛明的法术精进，抟鹏这一次没有担心这担心那，以一种很舒心的状态吃完了这顿饭。

“不过说起来”，烛明说，“泰山怎么会有邪气呢？”

“对呀，很奇怪啊。莫非是还有其他上古之神？”

“不像，龙息就是最后一个上古之神，这是太原将军证实过的。”

“那神树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了，造那么个东西很费法力的。”

烛明思考了一会儿，说：“莫非有什么脏东西进了泰山？”

“你说的脏东西是……”

“邪术，或者类似的东西。”

“邪术？之前听你说过你们凡圣的抚琴上仙善用邪术。”

“我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已经加入天界了，指不定天界又指使她们去做什么事情了。”烛明说。

“那我们需不需要准备准备？”

“应该不用，凡圣的事情我可以对付，就是我们目前一点儿情报都没有，让我们很被动。”

“哎对了”，抟鹏说，“我在泰山拍了好多照片，要不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两个人开始翻看起抟鹏拍的照片。不一会儿，烛明发现了一些端倪。

“你看这个。”烛明说。

“怎么了？”

“按照泰山的环境不可能出现一块儿这么丑的石头。”

“昂，对！我当时怎么就没发现。”

“这块石头的形状”，烛明接着说，“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是哪位凡圣？”

“这么奇特的品味，当属兰孙上仙，并且别无二人。”

“那加上之前你说邪术的情况，应该是兰孙和抚琴两位上仙同时莅临了泰山。”

“是的，并且不像是去玩的样子，去玩没必要雕刻一块儿巨石。”烛明说。

“要不等小灯回来，我们去泰山一探究竟吧。”抟鹏说。

(8)

第二天，毓秀归来了。

听闻抟鹏被泰山的邪气所伤，毓秀当即提出要前往泰山一探究竟，就这样，烛明开了一条天路，三个人开车到达了泰山脚下。

下车后，三人上山打探了一番。路上，烛明摸了摸树上的叶子，又看了看叶子留在手指上的粉尘，不由得感慨起来：“真的是她们啊。”

“怎么了？”毓秀看烛明一直在那里站着，问到。

“没事儿，我有办法引蛇出洞了。”烛明说。

烛明先是闭上眼睛，把法力聚合在脚上，然后猛地一蹬地，一下子跳到了山顶。接着，他把法力聚集到手中，然后重重的砸向地面，一阵山风就此产生，吹散了泰山的邪气。

见邪气已经消失，毓秀和抟鹏也跳上山顶。

“你怎么这么多管闲事儿。”烛明的身后传来抚琴上仙的声音。

烛明回头看去，确是抚琴和兰孙二人。

“那就得问你们为什么要误伤抟鹏将军了。”烛明说。

“我们无意伤人。”兰孙说。

“伤人是事实，跟有意无意没关系。”烛明说。

“我们不想跟你多说。”抚琴说。

“那我就得问你们了，你们在这里弄这些邪术，有何意图？”烛明问。

“与你无关。”说罢，抚琴和兰孙就要离开。

“二位刚说完就走，我可不信与我无关。”烛明说完捡起一段木棍就朝着
抚琴兰孙二人投了出去。

抚琴回头拔剑，把木棍劈成两截，然后冲了上来。烛明再次捡起一根木
棍，也冲了上去。

见抚琴和烛明打了起来，兰孙刚要上前支援，就被抟鹏挡住了去路。

“你的对手是我。”抟鹏说。

抟鹏和兰孙也打了起来。

几个回合下来，抚琴把烛明打的节节败退，直到毓秀扶住了烛明的后背，烛明知道不能再退了，一连来了好几个点棍扭转了局势。

“说，你们意图何在！”烛明喊道。

抚琴一把把烛明推开，然后说：“既然你想知道，那就告诉你，上古神树扎根的双龙山是泰山的余脉，我们要从泰山提取剩下的上古神力。”

另一边，兰孙把抟鹏打退后，说：“抚琴，不用跟他说太多。”

“你们又想做甚！济南的泉水才安稳了不久，你们又要让济南城重陷混沌之中吗？！”烛明说。

“冠冕堂皇！”兰孙说，“难道你一个人能对抗整个天界吗？！”

“既然你们置人命于不顾，那我也不必念及旧情。抚琴上仙，拿命来！”
烛明发动了饿虎扑食一般的进攻，抚琴连忙防御，兰孙见状上来支援，

抟鹏见兰孙上去了，折下一段木棍去支援烛明，四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打的热火朝天。

“快停下！你们看那儿！”毓秀喊道。

四个人顺着毓秀所指的方向看去，远处山顶的巨石开始四分五裂，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成功了。”抚琴说，“孙孙快去。”

“好。”兰孙说罢，朝着石阵的中央飞了过去。

“你休想。”烛明也飞了过去。

但就在兰孙即将接触上古神力的时候，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把兰孙弹飞，同时爆发了剧烈的地震。

“怎么回事儿？”抟鹏问。

“可能是上古神力再次开始重置世界了。”毓秀说。

“啊？那怎么办？”抟鹏说。

“让我来！”烛明说。然后他一口将上古神力吞下，随后重重的坠落在山谷。

(9)

毓秀和抟鹏快速飞到烛明坠落的地方。

“等会儿！”毓秀对抟鹏说，因为他看到烛明非但没有躺在地上，反而单膝跪地，并且周身散发着黑气。

烛明猛的回过头来看着他们两个，眼睛里散发着血光。

“不好。”毓秀说。

“你往后退！”抟鹏说罢，只身朝着烛明冲过去。

烛明也朝着抟鹏冲上来，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起，如龙争虎斗。现在被上古神力控制的烛明，力气大的可以移平一座山头，他把抟鹏重重的扔在山体上。

见抟鹏败下阵来，毓秀冲了上去。

烛明张开两只血盆大手，想要掐住毓秀的脖子。毓秀本能反应下抓住烛明两只手。随后烛明一个膝顶把毓秀顶起来，又抓住毓秀的胳膊把她扔

飞，好在抟鹏接住了她。

“怎么办？老灯他……”毓秀的大脑飞速的运转，直到她看到了那些四分五裂的巨石，她聚合法力，把石头重重的砸向烛明。

“这些石头能管用吗？”抟鹏问。

“这可是泰山的石头。”毓秀说。

果然，烛明未能挣脱巨石的控制，被埋在了巨石之下。

“接下来怎么办？”抟鹏问。

“接下来，接下来，怎么办，难道真要把他永远困在这里吗？”毓秀绝望的说，眼泪夺眶而出。

“该对了”，抟鹏想到了一个点子，“你会邪术吗？”

“我记得老灯展示过，或许我可以试试。”

说罢，毓秀右手从左往右抹过双眼，施展了无言术。无言术透过巨石传到了烛明的眼神中。

此刻意识的空间中，烛明正和那上古神力的具体人形打的正酣。

“停手！”

烛明停住拳头，回头一看，是毓秀和抟鹏的幻影。

“是你们。”烛明兴奋的跑过去。

“刚才在外面你把我们打的好惨。”抟鹏说。

“啊？”烛明诧异到。

“你需要消解它，而不是攻击它。”毓秀说。

“我知道了。”烛明转过身走上前。

上古神力的人形扑了上来，烛明张开双臂，待上古神力碰上来的那一刻，神力消散了。

“你们可以安息了。”烛明说。

随后，意识里的烛明闭上眼睛，现实中的烛明睁开眼睛。

“找到他了。”抟鹏挖开了最后一块儿石头，把烛明抬了出来。

被那么多巨石砸中，这下子，烛明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躺在床上养伤了。

抟鹏开车沿着天路返回济南，车上，毓秀用法力把烛明搬到床上。

“真是酣畅淋漓的一次出行。”烛明说。

“你还酣畅淋漓，要不是鹏儿的肉体质金不坏，咱们就回不来了。”毓秀说。

“没事儿，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躺下睡会儿，咱们就睡在泰山了。”
抟鹏说。

“谢谢你们。”烛明说。

“大恩不言谢。”抟鹏说。

“哈哈哈哈。”毓秀笑了起来。

“虽然鹏儿经常搞抽象，我依然还是很期待我们下次一同出游的。”烛明说。

“我也期待。”毓秀说。

“我也是。”抟鹏说。

(10)

烛明躺在床上养了好几天的伤，这一天他终于能下床了。

他活动了活动筋骨之后，就去外面走了走，空气特别的新鲜，正如劫后重生的济南城，生生不息。

“明儿，回来吃饭。”毓秀喊到。

“好。”

吃饭的时候，烛明提起了之前去大剧院的时候买的那几朵花。

“话说那几朵花去哪里了。”

“一直在驾驶室放着呢。”毓秀说。

烛明回头看去，那几朵花依旧鲜艳如初，仿佛时间不曾在它们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一样。

“那几朵花真是不错，依然是开的那么鲜艳。”烛明说。

“对呀，就像我们一样，依然有热情和活力。”毓秀说。

“对了”，抟鹏说，“等会儿咱们一起去章丘看看吧。”

“好啊”，烛明说，“我来开车。”

烛明下床后吃的第一顿饭是那么的香甜。吃完饭，烛明开车，抟鹏坐副驾驶，毓秀坐在餐桌旁，三个人就这么出发了。

路上，三个人有说有笑，仿佛刚刚过去的劫难已经过去了很久一样。鲜花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让三个人心旷神怡。天上的白云任意组合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看着十分有趣。

“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了”，烛明说，“未来我们会去更多的地方，你们觉得有什么是很重要的吗？”

“我感觉自由是很重要的，咱们几个就像现在这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挺好。”毓秀说。

“我觉得重要不能排名次”，抟鹏说，“都很重要。”

“按我说的话”，烛明说，“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力量，保护更多的人，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够帮助到更多人，这不但重要，而且有意义。”

“说的对，护佑天下苍生是我们拥有法力必须同时担负的责任。”毓秀说。

“我不知道那些大的东西”，抟鹏说，“我只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力量就下意识的承担了这么一份责任，没有有意而为之，都是自然而然的。依我看，自然而然的就挺好。”

“确实，自然而然的就不错。”烛明说。

烛明的车开的特别稳，抟鹏打开车窗，清风吹进车里，吹的三个人舒舒服服的。这是本该由正神界保卫的济南城，这是他们所捍卫的济南城。此刻，城里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都显得格外珍贵，格外宁静，每一棵树，每一株柳，都那么动人，那么自然。

民仙已经退位，凡圣分崩离析，正神无所事事，能够捍卫济南的，只剩下了毓秀神女抟鹏将军和烛明上仙。他们将保卫济南，直到永远。

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但毓秀神女抟鹏将军烛明上仙的内心依旧火热，他们知道，自己依然是从前那个孩子，没有什么改变，但自己已然又不同于了以前那个懵懂的少年，他们的身上，担负了护佑天下苍生的责任。

但现在，他们可以享受短暂的休息时光，不需要捍卫什么，就像普通的人一样。